

豫章叢書

第九冊

浙西水利書卷二

元書

任都水言開江

仁發伏讀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江乃婁江東江吳松江也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於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何何淫潦之足憂哉二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下流河沙匯淺塞若及早開浚工費省而易爲力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爲功所當預爲之圖也大抵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

地形之高低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泝流各得其當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糧昔范文正公蘇東坡歐陽文忠公葉內翰朱晦菴皆陳言修浚或者於浩費而不行或惑於浮議而弗講或始行而終輟或營修不得其法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缺官董治愈見湮塞二十餘年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棄爲荒蕪之地深可痛惜區區管見惟以開江圍岸置閘爲第一義也

任都水水利議答

議者曰吳松江前時深通今日何爲而塞豈非如海

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爲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
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席上
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
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
築狹爲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
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松江日
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變桑田一付之
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
我哉所當盡人力而爲可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餘
年止長興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百五十餘年止景

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以爲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然爲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箠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爲一縱浦千里爲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接悉爲膏腴之產以故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知風土所宜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

二年間水旱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
平故曰平江古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圍築亦
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於浙
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
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於天下
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澱山湖又低於蘇湖彼中富戶
數千家每歲種植菱蘆編釘樁篠圍築埂岸豈非逆
土之性何爲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
掩也既是澱山最低之處尙可經理爲田却說已成
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

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
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無成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浚
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
早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儻人力不盡而
一切歸數於天甯有豐年耶東坡亦言浙西水旱乃
人事不修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議
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浚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
載之方冊昭然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
岸閘竇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爲久遠
之計朝廷何爲而廢之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

心於水利嘗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渠圍岸閘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蕪不可種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募夫供役取辦於富戶部夫督役責成於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構扇必欲沮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

衙門何眾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明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豪民肆姦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拯治方略皆不相同非立專司豈能成功使水監衙門真爲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何爲周漢唐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利之事列之史傳代有其人諺曰水利通民力鬆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卽今中原高阜之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爲哉然則高阜之處水監旣不可

跌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
後河港淺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
水利之事彼橫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曰水利固
不可不修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是責於有司修浚
民更不擾浙西水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
渠長流水也浚成深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
性不一整治方法亦殊豈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
宋賢如范文正公蘇文忠公王文荊公朱文公皆命
世大儒經綸天下之大材尙各建策設官置卒專力
經營必有所見若令有司兼管何往而不敗事

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糧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港濬涇瀝之類無非爲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修築圍塍官府常常修浚水路淤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博哉若公私之力少有不及則民居蕩析而厚利以失錢王時置撩

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宋初廢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浦費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餘萬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汭港口曰小曹港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

爲田爲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
在田中雖有港澗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
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
清等處泛溢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
江松江等處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去
夏一水澱山湖太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
可耕者皆是以人力與天時爭勝負農家日夜踏車
車水出田子女腳皮生趺田外河水高於田內數尺
近有稻禾將熟又爲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園渰沒
子女號天慟哭老農血淚交頤今秋雖熟卽日柴麥

無土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建言屢矣未見
施行一日過一日一年復一年積久不決圍塍坍塌
再遇淫雨悉爲魚池民居蕩析公私坐失厚利彼時
修治用費旣廣民力困乏悔亦無及愚昨隨營田司
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
澱山湖東大小曹港斜澁等處固是洩水尾間今爲
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謁浦石浦千墩
浦小澇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此四
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爲居安慮
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

港此卽古人所謂下流旣通上流可導也

復言便宜

伏詳東坡先生曰三吳之水渚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此數句包盡浙西水路下一駛字斷盡浙西水性駛疾也言水要活要疾要流要駛如萬馬之奔驟也浙西水道自丙子年歸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將河港釘塞吳江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喉其橋南堍古來水到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

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洞實鄉村衆流之脈絡多被釘斷亦有築實爲壩者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駛不能滌去淤塞以致澱山湖東小曹大漚等處潮沙壅積數十里之廣被權勢占據爲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如人便溺不通水滿胃腹間四年兩漕朝廷虧失米糧數百萬石浙西百姓離散太半今日蒙參政相公敷奏決放湖水入海百姓父老聞風鼓舞已有更生之望續見諸人陳言俱非救弊良策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爲今之計以決放湖水爲急務澱山湖北道褐浦石浦干墩浦小漚口四處實係今日湖水

入江下海要處今先浚此使湖水通流然後開浚沿塘橋道鄉村河港謹條具事宜于後一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十三條今皆淤淺應武昨與營田劉副使登澱山寺鐘樓上遠望惟有道福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水勢順便叩問當地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方湮塞此處宜及早修浚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多有上下塘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衝出塘東湖泊間入笠澤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自來